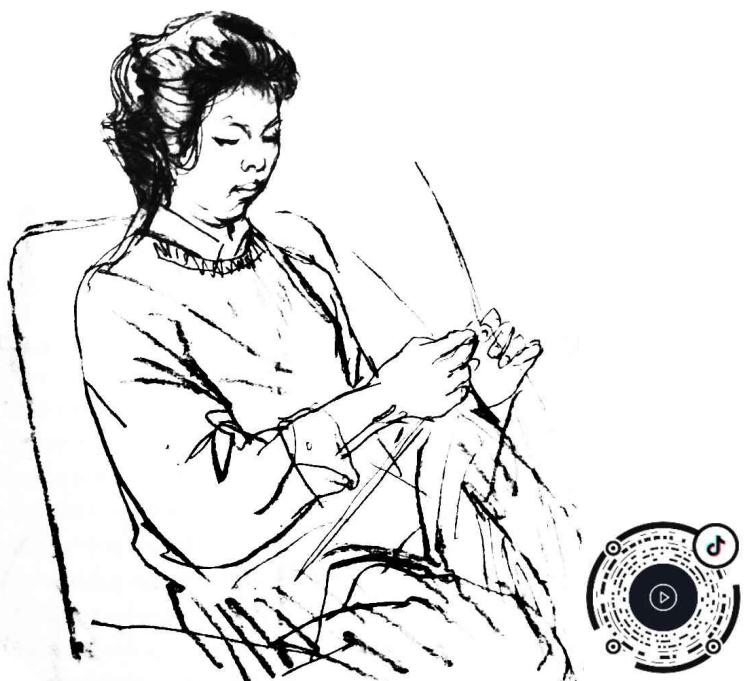


母亲节专题

我写 我画——我的妈妈

今天是母亲节。我们特别约请八位作者以《我写 我画——我的妈妈》为主题，作文、绘画，将母亲形象呈现出来，同时，每篇文章配有小视频，打开“抖音”APP扫一扫对应抖音二维码，即可观看。

这个母亲节，我们以别样的方式表达情感与敬意。——编者



父亲的书出版一年后，母亲也要出书了。

妈妈要求三个女儿写几句话。说点儿什么呢？在天下母亲浩森的共性中，妈妈独特的个性还是值得一说的。

妈妈曾经是出色的中学教师，记得一位她当年的学生说：你妈妈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比较纯粹的人。说此话的是个文化人，我佩服她能找到“纯粹”这个词来赞美我妈妈，而我也觉得，这个词用在妈妈身上很合适。她是最不会“装”的一个人，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。

我到底给母亲添了多少烦恼记不清了，只觉得上了初中以后，妈妈就很少给我好脸色看。也是命运的安排，偏偏我的性格多随了母亲，也比较“纯粹”不会“装”，大“不装”遇上小“不装”，针尖对麦芒，后果可想而知。现在，到了当年母亲这个年纪的我认真想想，尽管我做的诸多事不如父母之意，感到父母还是一直原谅着我，为我失衡的生活做着牢固的后盾，让我有足够的底气做自己的事情，这就是我这辈子的一大幸事。

母亲的“纯粹”还集中表现在我青年时期的印象里。那个年代，老师永远是对的，何况她是母亲，我不能反驳，所以感觉那些日子好困惑。好在我们都会写，我曾经几次收到母亲写的信，很厚，想来母亲真不容易，她曾用心良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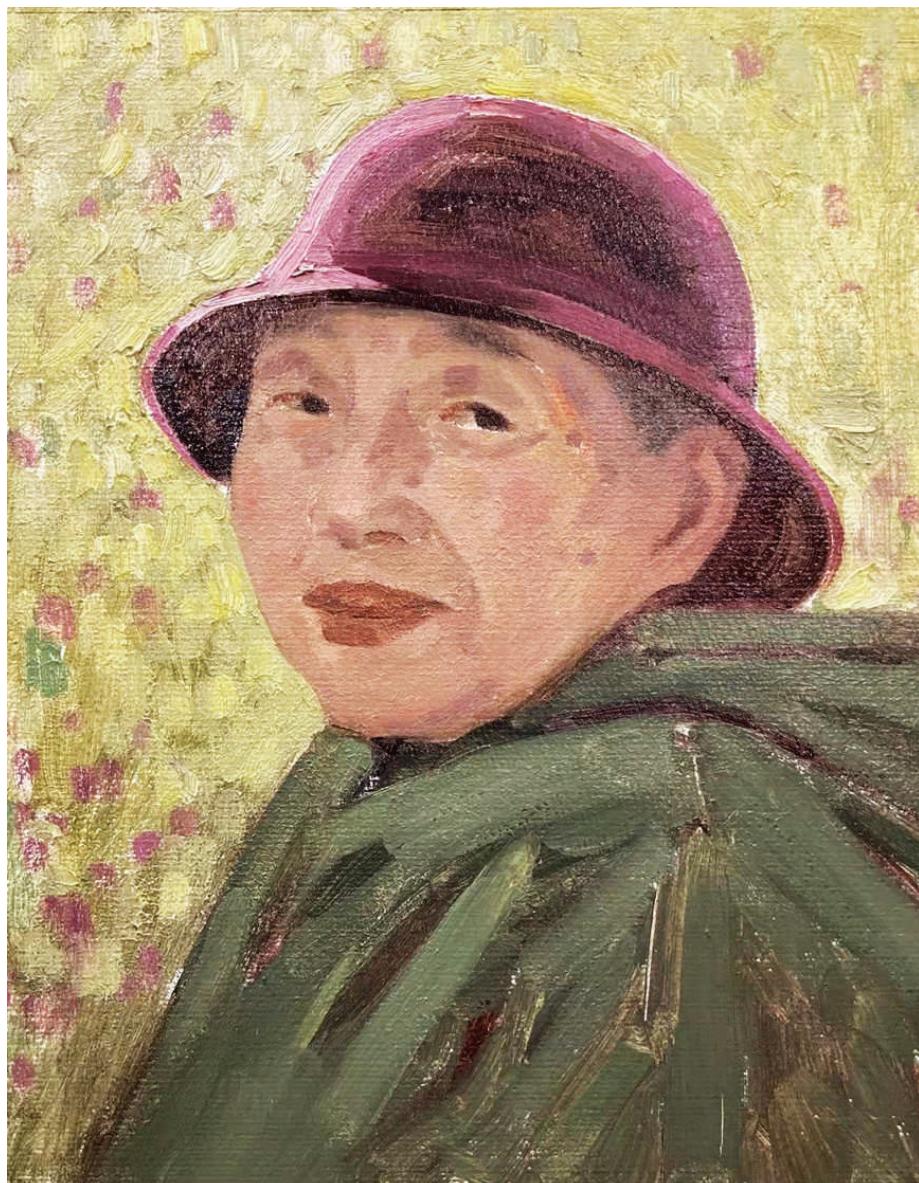
其实大了就明白了，母亲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她也是姐妹3人，我的姥姥、姥爷是在她这里活到百岁和九十多岁高寿的。母亲在侍奉老人的同时，还照顾着我幼小的女儿，为此，她和喜欢旅游的父亲失去了很多游山玩水著书立说的机会，等到有条件出去玩的时候，高大威武的父亲腿脚已经不太利索，妈妈便成了他的依靠和伴儿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形影不离，亲密陪伴左右。

多年以后，妈妈一个曾经的学生因为感恩她，见面时激动得直流眼泪，此时，我们全家才了解了母亲富有魅力的另一面。这位现在出类拔萃身居要职的学生，仍然记着我妈妈当年课堂上的翻书习惯和举止风度，保留着她批改过的作文（现在配置了镜框挂在母亲家的墙上）。我上高中时妈妈也曾经是我的语文老师，我清楚地记得她每次上课只要往门口一站，严肃的眼神横扫一下四周，再顽皮的学生也赶紧乖乖地闭住嘴，只有全班同学不发出一点儿声音了，她才迈步登上讲台开始讲课，中间若有同学小声说话她就立即停住不讲了，这一招挺狠，所以没见过去她训斥学生，她的课堂纪律却最好。在我的印象里她是那个时期优秀的语文教师，经常得奖。

我从小就常听人夸赞妈妈的字写得好，有学生下了课去临摹她黑板上的粉笔字。父母退休之后都学会了用电脑写作，这让他们的闲暇时间充实起来，他们的文学功底终于有了用武之地，写散文，写小说，为退休后的生增添了许多色彩。

记得我在自己的新浪博客贴了几篇妈妈的文章，有读者留言说：你的母亲才是真正的才女呀！

除了关照陪伴父亲，母亲仍然活在自得其乐的情趣中：写作、打牌，玩“连连看”。为了让我们安心干自己的事业，他们有规律地生活着，不给子女添麻烦。现在老妈又学会了微信，常在群里和各地亲友、晚辈交谈，关心鼓励尽在其中。别的不多说了，竖起大拇指，给老妈点个赞！



念 想

李江湧 文/绘



娘上年纪了，需要照顾。一早又和娘说起小时候的事，我说我记着的事，娘听着听着连声说：不会吧，那时你刚是个毛娃娃啊，怎么会记得。最近一段时间这样的话说过几次了，一直是这样，我说，娘听着，说着，听着……

娘是跟着姥姥走路、坐马车到了介休再赶火车一路来到太原城的。那时太原城刚刚解放，姥爷当时在太原城被围了一年多，战火硝烟散尽就托人捎信让姥姥带上孩子上太原。这样娘在太原一直生活到现在，工作、成家，养大了我们兄弟姐妹。自小就知道姥姥、姥爷多病，娘大多数时间都在照顾老人。再回到老家，前是打发姥爷、后是打发姥姥。

太原城百废待兴，娘来到太原上了一段学就参加了工作，在城东北角的山西机器厂。我小小的，娘就带我上班、下班，一早走，晚上回，都是走着去，走着回。沿着南肖墙、五一路、杏花岭、南华门、精营街、东华门、教场巷，娘在前边走，我在后面跟着，边走边玩儿，落远了，见没了娘的身影，就慌张地小跑几步，娘在远处站着等。有时娘看我不想走了，就背上我走一段。

到了厂里，须臾不离娘身旁，大车间里是浓浓的机油味和整排摆放、旋转轰鸣的车床。我拽着娘的衣角，娘走到哪儿，我跟到哪儿，远远看着大人们操作着的各种车床，不敢靠近。晚上睡觉前总能听到娘在轻声讲着真假李逵，讲着申公豹。再大点儿有时会问起娘刚来太原，太原城是什么样的，城墙、城门是什么样的，娘只是说过了个黑黑的门洞，出了门洞走的是新开街，其他就记不得了。再大点儿我也工作了，上班下班要坐通勤火车，也是一天。一早走，晚上回。多年以后，娘跟我说起有一次娘路过我曾工作过的厂子进去看看，才知道我上班也是在那样的大车间大厂房。再大点儿去外地求学，放假回来吃饭看电视，天气预报时间娘总是看我上学城市的播报。一到冬天，娘就开始咳嗽，咳得涨到通红而不止，后来不知从哪里寻到一个方子：老生姜切碎用红糖浸泡放到窗外冰着，一咳上来就一勺吃下去，我尝过，甜是甜，更是辣。就这样，过了几个冬天娘的咳慢慢好起来了。前几年，娘身体不舒服，陪着娘去看一位老中医，娘一见就说认识认识，眼神里充满欣喜。回到家里才说这位老中医之前不仅给娘看过病，也给姥姥看过病。说起我小时候的事，娘有时也会说起她老人家小时候的事。反复在说，你姥爷怎么就不识得早早送娘去念书呢，娘也总说：心心目想着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有学医的。渐渐地兄弟姐妹都各有工作，各自成家，现在已是四世同堂，娘偶有说起这样的话了。我学院毕业后一直教书，教的内容与艺术有略微关联。不知不觉娘上年纪了，需要照顾了。

「纯粹」的老妈
兰子文绘

专题策划：董昕
视频制作：党三玲

背景图为浙江渔民手绘《娘亲》